



說 唱

小姑听房

長 安 書 店 出 版

小姑听房

(說 唱)

河南中牟县文化馆姚家村劳动鍛煉組編

長安書店出版

西安东大街 318 号

西安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 002 号

陝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东四路 105 号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64 印張: $\frac{4}{16}$ 字数: 6,200 字

1958 年 12 月第一版 1959 年 11 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 16,001—26,000

統一書号: T10095.448

定价: (乙) 0.4 元

四分

小姑听房

一輪明月挂高空，
滿天星斗一片明。
微风吹得柳絲动，
巢鳥高臥睡朦朧。
这时候，村东起来人一个，
急急忙忙往前行。
在一家門前停脚步，
吱扭扭推門进院中。
老大娘听見門声响，
急忙走出問分明。

（白）誰呀？

是我，娘

振清呀，又是这么晚才回来？
不晚，娘，您不是也沒睡嗎？
老大娘听罢儿子一番話，
咕嚕嚕，大瞪兩眼把儿楞。

“娘把你养活这么大，

黑夜白日也分不清。
这时候三更已过四更近，
差一点公鸡就叫明。
夜夜回来这么晚，
不知你忙的啥事情？
振清听言嘻嘻笑，
开口把娘叫一声。

“如今生产大跃进，
誰管天黑和天明。
技术文化大革命，
总路綫上講的清。
这时候虽然夜深无人睡，
你听听：到处都是讀書声。
何况你，也在屋里把書念，
老娘呀！你批評儿子理不通”。
大娘一听更气恼，
怒气冲冲訓振清，
“这才是儿大不由母，
老娘的話儿全不听。
不是娘我思想旧，

不是娘我爱发凶。
你这样日里劳来夜里累，
搞坏身子娘心疼。
更何况淑蓉过門不几天，
新婚夫妻应热情。
你这样，夜夜回来更鼓动，
撇下她一人孤零零。
回家后又把書来念，
不知你念的什么“經”？
丈夫不把妻照应，
全不怕人家把气生？”
大娘一言还未定，
忽听背后有笑声。
这笑声犹如百灵叫，
这笑声好比响銀鈴。
大娘急忙回头看，
身后站的李淑蓉。
羞得大娘无处躲，
羞得大娘臉通紅。
这时候媳妇把話講，

叫声婆婆您細听。

“振清他，夜夜回来虽然晚，
都只为，大家的事儿忙不清。

回家抽空把書念，

这也是件好事情。

如今生产大跃进，

文化革命打先鋒。

乘卫星来坐火箭，

誰愿意坐着牛車慢慢行？

媳妇我虽然年紀輕，

这些道理倒也懂。

說什么振清不在家，

撇我一人孤零零。

說什么叫他来管照，

我又不是小玩童。

婆婆呀！振清积极我心喜，

絕不会因此把气生。”

大娘听言心高兴，

滿臉帶笑把話明：

“好！好！好！都是你們有道理，

怪我爱管闲事情。
淑蓉呀！你才过門沒几天，
就和他一个鼻孔把气通。
今后的日子无限長，
我也得找个軍师把敌迎。”
大娘講出一番話，
媳妇儿子臉通紅。
你看我来我看你，
四只眼光兩相逢。
眼睛說話各会意，
出溜溜！一先一后回房中。
老大娘，望着背影面帶笑，
心甜如蜜喜气生。
正想回身进屋去，
猛想起儿子还未把飯用。
来到他俩房門口，
对着門縫看分明。
見他俩面前放着書一本，
头对头儿咕哝哝。
时而說話时而笑，

隔着門板听不清。
老大娘才想开口把媳叫！
見他倆，亲亲热热情正濃。
心里想，我何不回上里屋去，
叫出女儿郭小玲。
我倆一同把飯做，
託他們一块去用功。
回身忙到里屋內，
見女儿忽哧忽哧睡得濃。
本想上前开口叫，
又不忍惊醒女儿好睡夢。
算了吧！还是我一人去做飯，
託他們各自享安宁。
順手拿起識字本，
边做飯儿边用功。
老大娘来到厨房把飯做，
里屋里惊动媳妇李淑蓉。
正和振清把書念，
忽听厨房响叮咚。
急忙来到厨房內，

見婆婆怀抱書本把火生。

看样实在惹人笑，

不由咯咯笑連声。

这笑声尤如春雷动，

惊醒了里屋郭小玲。

揉着眼睛走出来，

撅着嘴吧把話明。

“嫂嫂呀！你高声大笑为什么？

吵得我竟也睡不成。

今天不把实話說，

我要你还我好睡夢。”

小玲正在嚷嚷叫，

大娘一旁喊連声。

“小玲呀！快来帮媽把飯做，

你燒火来我切葱。

你嫂嫂洗手去和面，

打几个鸡蛋味儿濃。

婆媳三个来的快，

一霎时热气騰騰飯做成。

油鹽醬醋調齐备，

葱花蒜苗也不“爭”。

婆婆妹妹各一碗，

再剩一碗送振清。

端起碗来还未走，

小玲一旁鬧哄哄。

“嫂嫂呀！你真是个偏心眼，
对待兄妹大不同。

只爱兄来不痛妹，

这种思想应批評。”

你給哥哥舀的飯，

又稠又滿味儿濃。

你給妹妹舀的飯，

稀湯薄水油鹽輕。”

說罢放声格格笑，

作个鬼臉看淑蓉。

淑蓉帶笑伸手打，

假裝生气罵小玲。

“倘若再敢胡嘯舌，
打死你这个俏皮精”。

小玲翻身忙躲避，

一头閃入娘怀中。
淑蓉含羞回屋去，
一碗面条送振清。
厨房留下母女俩，
消消停停把飯用。
用过一碗又一碗，
不見淑蓉把飯盛。
世上唯有娘痛儿，
打发小玲看分明。
小玲来到房門口，
身站門縫看分明。
兩碗面条桌上放，
筷子扔得乱咚咚。
又說又笑把書念，
房里說話房外清。
說什么：

“……这是“情”字最常用，
應該牢牢記心中，
夫妻之間有爱“情”。
同志之間有感“情”。

社里开会有事“情”，
工作积极有热“情”。
事情、爱情或感情，
完全用的这个“情”。

小玲听的格格笑，
急忙藏在黑暗中。
笑声传入房子内，
羞煞振清和淑蓉。
轟隆一声門大开，
探出头来問几声。
大叫几声无人应，
翻回屋去又用功。
小玲依然心不足，
繞过房門爬窗櫺。
指尖調涎破窗紙，
这下看的分外明。

且不表小玲偷听房中語，
咱再把大娘細細明。
大娘坐在廚房內，
等来等去无踪影。

等得大娘着了急，
放开嗓門喊小玲。
小玲正在入神时，
那管大娘喊連声。
大娘坐在厨下喊，
小玲站在窗外听。
尽管大娘喊破喉，
小玲总是不答应。
措得大娘无其奈，
只得亲自走一程。
起身来到里屋内，
他俩正在苦用功。
桌上放着兩碗飯，
气儿不冒冷冰冰。
大娘一見冲冲怒，
痛儿之心頓時生。
眉一揚来眼一橫，
开口叫罵小振清。

“不知你成天都忙啥？
不知你念的什么“經”？”

黑天白日不落家，
菜飯放得冷冰冰，
吃坏身体虽是你，
連累别人不安宁。
既然成天这样忙，
何必再回咱家中”。

淑蓉一見母亲来，
回轉身来笑盈盈。
兩只眼睛滴溜溜轉，
急忙倒茶訖板凳。
句句話儿甜如蜜，
說得大娘气早平。
振清見娘平了气，
一旁又把話来明。

“母亲呀！淑蓉剛才端飯来，
孩儿正在为难中。
几个字儿認不下，
因此請她当“先生”。
可惜他也認不全，
剩下兩個看不清。

母亲呀！你的学习也很好，
識字班里头一名。

儿想請您把字認，
不知你愿否当先生。

大娘說：我当先生倒也中，
可是你，老师的话儿应当听。

不是为娘思想旧，
不是为娘爱嘟囔。

如今人人把書念，
你热心学习娘高兴。

您这样晝不停来夜不息，
娘我岂能不心痛。

若把身子搞坏了，
为娘我也不安宁。

既然有字不相認，
快快給娘說分明”。

振清急忙把書拿，
淑蓉一旁端过灯。

三个字儿認下俩，
还有一个認不清。

急得大娘通身汗，
急得振清瞪眼睛。
母子三个正为难，
猛听得喇喇啦啦响連声。
霎时桌面撒滿土，
灯儿随风乱晃动。
耳旁轟隆一声响，
一条大蛇咕蠕蠕。
吓得淑蓉失声叫，
連爬帶滾往外冲。
吓得大娘滿头汗，
四肢癱瘓战惊惊。
又听窗外格格笑。
声音正是郭小玲。
三人听见小玲笑，
十分事情九分明。
回轉桌上仔細看，
一場虛惊頓時平。
土蛋本是小玲扔，
大蛇原是一条繩。

大娘含笑把女罵，
 淑蓉羞的臉通紅。
 小玲捧腹格格笑。
 振清只是不吭聲。
 等得多時把話講，
 叫聲妹妹“俏皮精。”
 剛才剩下一個字，
 还得請你“高材生”。
 来来来，快快教我把字認。
 這個字兒要弄清。
 小玲說：這是個繩字不是蠅，
 虫旁絲扭要分清。
 這一家聚首燈下把書念，
 金鷄三唱天色明。
 彩霞朵朵滿天放，
 紅日滾滾自東升。
 振清淑蓉去下地，
 大娘做飯把火生。
 小玲背上小書包，
 跳跳蹦蹦到校中。